

## 经济发展与合作

本栏导读：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线，中阿在“主轴”、“两翼”、“三大高新领域”的合作有益于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本期特推出金融、能源等领域的一组论文。

《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中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文在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和深层危机的基础上指出，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稳定最终取决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二十一世纪中阿能源合作探析》一文分析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能源合作的厚实基础，展望了“一带一路”为中阿能源战略合作提供的新机遇。《当前苏库克模式特征及其运作》一文通过梳理伊斯兰债券（苏库克）的特点及其运作中的问题，论证了苏库克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巨大合作潜力。《伊斯兰文化的金融约束与微型金融发展》一文从伊斯兰人文环境与微型金融的交融中得出了一些“人文嵌入”启发。

# 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中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sup>\*</sup>

吴磊 杨泽榆

摘要：能源在阿拉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影响并形成了阿拉伯国家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然而，阿拉伯世界以能源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资源导向增长的经典困境，阿拉伯产油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和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多元化水平低下。石油财富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有限性，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公三大问题，凸显了阿拉伯世界以能源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深层危机。“阿拉伯之春”对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强烈要求，对以能源为主的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严重挑战。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稳定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最终取决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阿拉伯之春；能源与经济；发展模式；资源诅咒；社会稳定

作者简介：吴磊，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杨泽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昆明 6500911）。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5-0012-13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1JJD810021）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8JZD0039）的阶段性成果。

## 一、能源产业一枝独秀，经济多元化成就有限

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特征明显，油气资源几乎是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唯一重要基础和投入要素，可以说油气资源建构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然而，阿拉伯国家的油气资源既是一种财富，又是一种诅咒。石油财富造就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奇迹和社会繁荣，一些国家成了世界上最慷慨的现代福利国家，迈入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富裕的国家行列。但由于油气资源在该地区分布不均和失衡，一些阿拉伯国家并不能直接从石油财富中受益，石油财富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有限性。相反，石油财富导致该地区的威权政治日趋严重、经济不稳定、出现腐败和暴力冲突。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的“石油政治的第一条法则”，认为“在石油丰富的国家，油价与自由的步伐总是背道而驰”，突出了石油国家的共性发展问题。迄今为止，该地区的失业率、贫困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与安全体系、教育与卫生领域存在众多问题与弊端，阿拉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赤字严重，经济增长缓慢，发展成就有限，非包容性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再次受到质疑和挑战。尽管油气资源极其丰富，资源禀赋条件优越，由于以能源为主的单一产业和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加上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收入管理与分配存在的弊端，资源诅咒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从能源导向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我们或许能够进一步透视“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深层原因。

石油和天然气在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油气产业一支独大的局面长期存在。在 22 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中，有 16

---

Michael L. Ross, "Will Oil Drown the Arab Spring? Democracy and the Resources Curse",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1.

Thomas L. Friedman, "The First Law of Petropolitics",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6.

个阿拉伯国家生产石油，从而形成了阿拉伯世界独特的产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仅从出口收入而言，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油气收入占国家出口收入的比重，从经济相对多元化的阿联酋的 33%，到高度出口导向的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 88%，再到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 97%，长期居高不下。碳氢化合物工业对政府收入的贡献更加突出，从阿尔及利亚 66%、也门 62%，到多数海湾国家和利比亚 80~90%，无不说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政府预算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严重依赖能源工业发展和油气收入，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也不得不严重依赖油气产业及其创造的石油财富。

碳氢化合物产业对阿拉伯国家出口和政府收入一支独大和主宰地位的贡献，可以解释油气产业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和主导性作用。2010 年，油气平均产值占阿拉伯世界全部经济产值的 35.5%，超过了任何其他经济部门的产值。利比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等国，50% 以上的经济产值通过能源部门获取，这一数据还不包括下游炼化等油气成品的产值。如果把炼化等下游产业的产值计算在内，其对国家经济产值的贡献比重更大。许多阿拉伯国家把炼化等下游产业视为制造业，也不把炼化业创造的产值与采掘业创造的产值一并计入国家 GDP。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利比亚四国的经济产值约占阿拉伯世界总产值的 60%，油气工业在阿拉伯世界经济活动中的比重具有压倒性优势。

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经济中，长期以来制造业创造的附加值一直相对较低，其比重远不及采掘业创造的附加值，即使在也门和叙利亚这样较小的产油国也不例外。叙利亚采掘业创造的产值比制造业的产值多 6 倍，一些海合会国家采掘业创造的产值比制造业多 10 倍，只有六个阿拉伯国家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 GDP 的 10%。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多元化水平呈现明显差异，经济多元化水平较高的四个国家为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和约旦，均是油气净进口国。由于石油财富缺乏，这些国家不能像其他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那样依赖采掘业增加出口和政府收入，而不得不发展其他产业来维持经济社会发展。这四国拥有相对充裕的可耕地、充足的领土资源和足够的人口数量，发展制造业和服务

---

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是碳氢化合物等自然资源的依赖国家，有两个衡量指标：非碳氢化合物财政赤字平衡和非碳氢化合物往来账户平衡。2006 年，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两项赤字比重分别为 -51% 和 -57%、-84% 和 -28%、-27% 和 -25%，远远高出同样是产油国挪威的 -4% 和 -9% 的水平。参见：John V. Mitchel and Paul Stevens, "Ending Dependence: Hard Choices for the Oil-Exporting States", *A Chatham House Report*, 2008, p.11. <http://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papers/view/108858>.

Bassam Fattouh and Laura El-Katiri, *Energy and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3-14.

Ibid.

业具有比较优势。相比之下，绝大多数阿拉伯产油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和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多元化水平低下和落后。迄今为止，海合会六个国家以及利比亚和伊拉克，仍然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多元化的国家之一，也是最严重依赖油气资源的国家之一。

阿拉伯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和有限的经济多元化长期面临严重的现实挑战。仅就业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而言，阿拉伯产油国对油气产业的严重依赖，就使国家难以解决其不断加剧的失业和贫困问题。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创造工作和就业机会一直是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阿拉伯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相对快速的人口增长和拥有世界上最年青的人口。海湾地区妇女劳力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海合会国家官方的失业率统计数据一般在 3.8% ~ 5.4% 之间，但非官方数据估计则是官方数据的数倍。

油气产业及石化行业属于资本密集性产业，也就是说，油气产业“可以创造好的工作，但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石油国家资源诅咒和结构性问题不得不面临的风险”。在海合会国家，油气产业部门贡献了国家 GDP 的 50% 以上，但其雇佣的劳动力不到 5%。2010 年，沙特阿拉伯矿业、石油和天然气产业雇佣的劳动力是 74,212 人，仅是私营部门全部劳动力的 1%。伊拉克目前的油气工业仅雇佣了不到 2% 的伊拉克劳动力，直接雇佣的劳动力大约为 12.5 万人，而伊拉克每年需要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 50 万。显然，油气产业在吸收和解决就业问题上的能力有限，阿拉伯产油国大量剩余劳力不得受雇佣于人员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长期以来，油气等大宗国际商品价格受国际供求和市场影响，产油国难以控制，波动频繁。产油国对油气产业的严重依赖不仅造成了政府收入和财政的波动，其长期的消极影响一直延伸到公共支出、储蓄水平、投资决策、预算赤字、发展计划等政策和现实领域，深刻影响着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

---

Daniel Yergin, *The Quest: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 2011, p. 294.

Abd Al-Jaleel al-Khalifa, Al-Sayyid 'Adil 'Abd al-Mahdi, "Rentier State: the Fundamental Obstacle to Iraq'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ES*, 03 Jun., 2013.

R. Arezki and M. K. Nabli, "Nature Resources, Volati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Perspectives from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MF WP/12/111*, Washington, 2012, IMF.

## 二、石油财富与社会经济发展

油气资源带来的出口收入，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产油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一是大量的出口收入可以为产油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项目提供投资保障，并带动其他产业和经济部门的增长，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是石油出口创造的外汇收入可以改善国内的储蓄水平，弥补国内投资不足，并获得经济发展需要的进口资本商品。然而，“不幸的是，少数国家例外，油气资源收入的潜在好处并没有实现”，“多数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一直未能利用自然资源收入，使其社会普遍受益。出口国一直未能收获自然资源收入，使其从发展中国家变成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尽管部分阿拉伯产油国人均收入进入了世界高收入国行列，但人均 GDP 并不能够充分解释能源资源对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海合会国家和利比亚等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也不能仅靠人均 GDP 增速说明，尽管这些国家维持了较高的收入水平。经济学理论把油气等自然资源视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和生产投入要素，石油等自然资源出口收入对储蓄和投资具有积极影响，是实现经济起飞和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实现“自我维持的长期增长”的重要物质和经济基础。但研究表明，自然资源财富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只具有正面关系，还存在着负面关系。以人均 GDP 增长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基本衡量指标，阿拉伯国家的历史经济增长记录显然比较复杂。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过去 30 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实际人均 GDP 增长是世界上最为波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人均 GDP 增长特别令人失望，其接近 2% 的负增长甚至超过了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水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阿拉伯世界人均 GDP 增速一直未能赶上其他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资源贫乏的东亚地区。1990~2010 年间，阿拉伯世界人均 GDP 增速几乎一直是世界上最低的，仅高于撒哈拉南部非洲。此外，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均产值增速相对较低，收入增长水平波动较大。就经济增速和发展水平而言，阿拉伯世界总体发展成就有限。

统计资料表明，在也门、苏丹等欠发达国家中，50% 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也门和巴勒斯坦的贫困状况还在不断扩大。除去海合会国家，以人均每天收入不到 2 美元计算，阿拉伯世界的注册贫困率为 20~40%；除伊拉克外，阿拉伯世界 17% 的人口，即大约 3,000 万人，处于贫困状况。如果以人均每天

---

Evelyn Dietsche and Paul Stevens, “Resources Curse: An Analysis of Causes, Experiences and Possible Ways Forward”, *Energy Policy*, vol. 36, 2008, p.57.

Samih Masoud, “Arab Development in the Shadow of the Arab Spring”, *Energy & Geopolitical Risk*, vol. 3, no. 10, Nov. 2012, pp. 22-24.

收入低于 3 美元为贫困线计算,则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大大扩大,埃及 51%、约旦 16.5%、突尼斯 29%和也门 73%,均可以囊括在内。2000 年,阿拉伯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比重为 17.6%,2000~2005 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 18.3%。阿拉伯世界的贫困现象与不断扩大的失业率紧密相关,阿拉伯世界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而且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目前,阿拉伯劳动力平均失业率在 14~20%。阿拉伯世界年轻人口众多,1/3 的人口年龄在 10~24 岁之间,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可能高达 30%,对社会预期的失望和经济困难,以及工作和就业机会的大量缺乏,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相对不稳定。

尽管拥有丰富的石油财富,阿拉伯国家其他方面的发展指数同样令人失望。教育、卫生投入不足,社会建设赤字严重,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存在严重缺陷。在阿拉伯国家的贫穷地区和妇女人口中,教育的缺乏仍然是阿拉伯社会的主要特征。阿拉伯国家 60%的女孩未注册入学,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辍学率是 30%和 18%,遥远和贫穷地区不是缺乏学校,就是入学困难。阿拉伯世界平均就学年限只有 6.8 年,而秘鲁、墨西哥、泰国和韩国至少 9 年。从识字率来看,在阿拉伯世界 15 岁以上的人口中,20%的人口从未受过任何教育,这一比率在埃及和伊拉克是 31%、也门 57%。阿拉伯世界的人均寿命指数低于世界的 21.3%,海合会国家之外的阿拉伯国家难以达到世纪发展目标中的减少饥饿和营养不良指标,虽然一些阿拉伯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卫生支出,但相当人口仍然难以支付卫生保健费用。从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全措施看,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保障资源主要分配到粮食和燃料补贴,或限制性的社会保险,而社会保险主要向公共部门分配。2007 年,埃及粮食和燃料补贴占 GDP 的 8.5%,叙利亚占 10.3%。阿拉伯国家的直接社会援助和减贫支出少之又少,黎巴嫩只占 GDP 的大约 0.4%。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经费(现金转移支付、社会救援等)占 GDP 的比重一般在 1%至 3.28%之间。阿拉伯国家的公共卫生支出低于国际水平,甚至低于南部非洲 2.7%的水平。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却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军事支出,其国防和军事支出占 GDP 的比重平均为 4.3%,海合会国家平均为 5.3%,而世界高收入国家为 2.6%,中等收入国家 2.2%,拉美 1.4%,东亚 1.8%。

---

laura El-Katiri and Bassam Fattouh, "Energy poverty in the Arab World: the case of Yemen", *Working Paper*,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August 2011. <http://www.oxfordenergy.org/2011/08/energy-poverty-in-the-arab-world-the-case-of-yemen/>.

ESCWA, "Arab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1: An Inclusive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ESCWA 2012*, Beirut. [www.un.org/ar/geninfo/pdf/UN\\_today.pdf](http://www.un.org/ar/geninfo/pdf/UN_today.pdf) - 2402k.

阿拉伯国家石油财富一枝独秀的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公三大问题，凸显了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深层危机。实际上，自 1980 年以来，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年均实际人均 GDP 增长没有超过 0.5%。除油气工业和石油化工以及基础设施产业外，所有阿拉伯国家都没有达到持续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目标。迄今为止，阿拉伯国家未能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城镇化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50% 以上的阿拉伯人口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人口未能获得电力保障，25% 的人口缺乏安全的饮用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数十年前相比，阿拉伯国家今不如昔。《2009 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表明，2007 年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还远不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水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收入增长和分配超过了东亚以外的所有地区，此间埃及的经济成就可以与东亚国家比肩，甚至在减贫方面更加成功。1950 年，埃及人均收入与韩国相当，而目前埃及的人均收入不到韩国的 20%。目前，阿拉伯国家发展停滞、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失业、贫困和文盲率不断上升，凸显了阿拉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有限性。

### 三、难以持续的能源消费模式

战后数十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地区，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该地区正在逐渐变成世界上的主要能源消费地区。统计资料表明，1980~2008 年间，整个阿拉伯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翻了四番，年均增速为 4.5%，仅次于亚洲，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增速第二快速的地区，并且，多数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速超过了人口和 GDP 的增长。1980 年以来，海合会国家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年均增速超过了 6%，能源消费自 1980 年以来翻了 5 番。2009 年，整个阿拉伯世界能源消费达到了 1,050 万桶/日石油当量，相当于沙特的石油供应，沙特消费了其中的 1/3。2010 年，阿拉伯世界的石油消费为 698 万桶/日，占世界石油需求的大约 8%。在天然气消费方面，2010 年，阿拉伯世界的天然气消费达到 3,150 亿立方米，占世界的 10%，仅次于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增速最快的地区。目前，沙特是世界上第六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七大天然气消费国，阿联酋和埃及分别是世界上第十二和第十五大天然气消费国，阿联酋的天然气消费甚至超过了拥有 12 亿人口的印度的消费水平。

---

UNDP, *The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9: Challenges to Human Security in the Arab Countries*, New York, 2009, UND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2.

迄今为止，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重要的能源资源和国家财富，再生能源只占总能源供应的不到 1%，煤炭和核能消费几乎不存在。海湾目前的能源消费格局主要以油气为主，并且消费的绝对数量比较大。海湾人口目前不到拉美人口的 1/3，但消费的石油比拉美多一倍，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地区之一。2011 年，沙特国内石油消费 290 万桶/日，消费了其石油产量的 1/4，为世界上第六大原油消费国。迅速增长的国内石油消费，对沙特未来的出口潜力可能具有消极影响。沙美石油公司总裁表示，如果沙特国内石油消费继续快速增长，到 2028 年，其石油出口可能下降约 300 万桶/日。英国智库分析展望，按照目前的石油需求增速，到 2030 年，沙特将可能变成一个净石油进口国。沙特等国的天然气短缺影响到了原油生产与供应。天然气是海湾成熟油田提高采收率的关键的投入要素，海湾产油国天然气的短缺加剧了电力、石化、上游生产及其他能源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资源竞争，导致了一些产油国油田的生产下降，延缓了沙特等国的产能扩张计划。

尽管油气资源丰富，但部分阿拉伯国家仍不得不从区外或他国进口能源，特别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产品，这不仅是该地区能源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的重要原因，而且预示着该地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悖论。随着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新能源投资的缓慢和困难，近年来海湾地区能源进口不断增长。虽然海湾地区油品进口长期存在，天然气进口却是近年来的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伊朗开始进口天然气，二十世纪末部分海合会国家也开始进口天然气。目前，海湾国家大约 10% 的天然气需求要靠进口满足。2000 年，海湾八国天然气消费 1,773 亿立方米，2010 年增长到 3,604 亿立方米，年均增速 6.7%；同期天然气进口 71 亿立方米和 382 亿立方米，进口增速 16.5%；天然气进口占海湾天然气消费的比重从 4.0% 增长到 10.6%。个别国家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比较突出，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是进口天然气消费最多的国家，阿联酋进口了其 1/3 的天然气需求，迪拜酋长国近 90% 的天然气需求依靠进口，因为迪拜天然气资源有限。传统上，天然气贸易具有区域性质，但海湾地区的天然气进口只有 50% 来自地区内贸易，阿联酋 80% 以上的进口天然气来自卡塔尔。显然，海湾地区的内部天

---

“Saudi oil chief fears domestic risk to exports”, *Financial Times*, 26 April 2010.

“Saudi Arabia may become oil importer by 2030, Citigroup”, *Bloomberg*, 4 September 2012.

伊朗为海湾地区的非阿拉伯国家，其目前的能源形势比沙特还要严重。伊朗是世界上第四大产油国和天然气生产国，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 1/10 和全球天然气储量的 1/6，2011 年，伊朗国内消费的石油几乎占其全部产量的 50%，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伊朗也一直是天然气净进口国。参见：*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201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Iran Country Analysis Brief*, 201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然气市场仍然没有建立起来。2000~2009 年间,海湾地区油品消费从 399.66 万桶/日,增长到 604.32 万桶/日,年均增速为 4.3%。同期油品进口需求从 20.11 万桶/日,增长到 91.39 万桶/日,增速为 16.3%;油品进口需求占消费的比重,从 5.1%增至 15.1%。在海湾八国中,唯有巴林和科威特无需进口油品,其他国家均需进口油品来弥补国内油品短缺,2009 年,阿联酋 71.9%、阿曼 33.1%和伊拉克 22.7%的油品需求需要进口满足。

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阿拉伯国家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源于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特别是人口的快速增长,但与其产业结构和国家产业和能源政策的关系更大。海湾国家为了使其经济结构多元化,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为基础,不断发展石油化工、化肥、钢铁、电解铝、电力、道路基础设施等产业,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巨大的能源消费产业,属于高耗能产业,导致了内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海湾地区不仅拥有世界上生产成本最低的碳氢化合物资源,而且内部的能源消费价格也是世界上最廉价的,从而进一步刺激和鼓励了国内的能源消费。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能耗过去十年来还在不断上升,人均能耗进入世界最高行列。40 年前,该地区人均能源消费不到经合组织国家水平的 50%,目前海湾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远远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的人均能源消费,从巴林的近 9,000 公斤油当量,到卡塔尔的 17,000 公斤油当量,能耗之高,令人咋舌。过去 30 年来,四国的人均能源和电力消费超过了人口和 GDP 的增速。2010 年,沙特阿拉伯、利比亚、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家的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升不到 0.4 美元,沙特等国甚至不到 0.2 美元,即便是苏丹、伊拉克、突尼斯、叙利亚、约旦、摩洛哥等国的零售价格较高,阿拉伯世界平均零售汽柴油也只有 0.6 美元。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零售价格高达 1.7 美元,德、英、法、丹麦等国则接近 2 美元/升。低廉的能源价格对阿拉伯国家的能源消费和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阿拉伯国家低廉和补贴的能源消费政策后果严重。特别是能源补贴政策 and 实践,扰乱了市场信号,导致了低效率的稀缺资源分配,鼓励了浪费和能源的过度消费,阻碍了节能投资和节能行为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鼓励了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化集中于能源密集型产业,降低了国家下游生产的竞争价格优势,刺激和鼓励了内部电力、交通运输和商业的能源消费,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负担。

---

Laura E. Katiri, "Energy Sustainability in the Gulf States: the Why and the How", pp. 13-14.

Ibid, p. 15.

Justin Dargin, "Meeting the Gulf energ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Energy Forum*, May 2014: Issue 96, pp.7-9.

低成本能源—电力、汽油和其他燃料，经常被视为海湾人民生来之权力，反映了该地区能源供应成本和价格关系的巨大混乱。由于能源补贴难以反映全部生产成本，能源补贴同样阻碍了能源部门的投资。有研究表明，能源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少数高收入阶层，IEA 的数据表明，阿拉伯世界最大的补贴者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收入者，大量的能源补贴流向了相对富裕的少数人口，而非大量的贫穷人民。

能源补贴最明显的消极结果是政府不断累积和增长的财政支出负担，特别是阿拉伯进口能源的国家的财政负担。埃及官方能源补贴账单从 2005 年的 72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19 亿美元，年均增速 21%，相当于埃及的财政赤字。非洲开发银行估计，埃及直接和间接的能源补贴实际成本高达 230 亿美元，相当于埃及 GDP 的 11.9%。也门 2008 年花费在能源补贴上的财政支出占政府支出的 34% 以上，超过了教育和卫生支出总额的 1.5 倍。2008 年，叙利亚的能源补贴占政府支出的 34%。在众多阿拉伯能源进口国，能源补贴的财政负担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因此，能源价格和补贴政策的改革已日趋迫切，而不是一种选择。约旦等国的改革已迈出第一步，而其他国家的改革之路还比较漫长而艰难。

#### 四、能源工业发展面临的投资挑战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在形成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方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油气工业的健康发展、油气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对于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和政治稳定极为关键。仅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看，油气工业源源不断地创造政府财政收入的能力与产能的不断增长与扩大有关，与能源工业的投资密切相连。然而，阿拉伯世界能源部门的投资缓慢，甚至几乎停滞。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能源供过于求，大量生产能力闲置，油价下跌，国际能源工业深度衰退，导致能源工业的投资计划热情下降，计划受阻，影响到了该地区的能源投资刺激。全球石油需求的不景气和非 OPEC 国家石油供应的不断增长，致使该地区国家的投资热情消褪。同时，地缘政治因素也阻碍了多数阿拉伯国家能源投资和生产能力的扩大。两伊战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等地区冲突、安全不佳和社会不稳定，影响到了该地区国家采取必要的能源投资计划。国际社会对利比亚、伊拉克和苏丹的制裁与禁运限制了国际资本和技术流入，阻碍了这些国家产能的扩大。

---

Bassam Fattouh and Laura El-Katiri, *Energy and Arab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60-61.

Ibid.

在科威特、也门和叙利亚等国，自然资源所有者（政府）与提取资源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高度失效，投资回报率较低。该地区众多国家的石油公司并不能决定投资预算，能源部门的投资通常是由政府预算需求决定的，往往导致石油公司的资本支出相对紧张，从而限制了石油公司在新的投资项目、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的升级等方面的投资。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国家石油公司相对运行较好，但相当多的石油公司不得不依赖国外石油公司进行油气的勘探、开发和生产。由于不得不依赖国际能源资本，政府、国家石油公司与国际能源资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有些国家允许某种形式的国外投资，但沙特、科威特等国的上游部门仍然限制国际资本投资，对国际石油公司的投资设置障碍。即便在允许投资的国家，延缓或限制国际石油公司投资的因素也不少。此外，阿拉伯产油国对于全球石油需求的看法具有广泛的不确定性，在市场前景不确定、信息不清的情况下，延缓投资决策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影响该地区国家能源投资的因素比较复杂并相互关联，有些是内部因素，有些受国际市场影响。

阿拉伯世界天然气供应和电力短缺的情况长期存在，对天然气现存和新增能力的继续投资，无论对内部需求还是对国际市场，均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加天然气能力投资和建设，扩大内部的天然气消费，替代部分石油消费，显然应该成为地区国家的一项政策目标和政策选择。该地区国家天然气投资与石油投资的动力不同。多数海湾国家的天然气资源是伴生天然气，长期以来被忽视或者烧掉，而没有进行采收和加工。伊拉克迄今为止仍然是海湾国家中没有开发天然气采收系统的国家，大量的天然气资源被白白烧掉和浪费掉。伴生天然气生产也受到 OPEC 产量配额的限制。因此，海湾地区最有希望的天然气生产与供应是非伴生天然气，该地区目前和未来的大多数开发项目是非伴生天然气田，如沙特的 Karan 气田、阿布扎比的 Shah 气田等。但是，海湾国家的非伴生气大多是含硫天然气，技术复杂，开发成本高。科威特、阿联酋和沙特等国开发非伴生天然气，作为国内消费，面临的投资程序比较困难。目前海湾地区内部天然气市场价格为 1.5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而非伴生天然气的投资成本在 5~6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投资回报率低，石油公司甚至不能收回最初的投资成本，对海湾地区的天然气项目投资和计划影响较大。目前，海湾地区天然气投资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投资延缓的问题，作为新的国内和国际能源供应增长来源，海湾地区的天然气供应几乎缺乏增长迹象。天然气生产与投资的缓慢对地区电力、石油生产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消极影响。

---

Laura E. Katiri, "Energy sustainability in the Gulf States: the why and the how", pp. 11-12.

## 五、余论

过去数十年来，能源在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发展。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财富对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选择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影响很大。然而，以能源导向为主的阿拉伯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非一直是正面和积极的，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多元化角度看，能源资源对阿拉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石油财富虽促进了某些产业的发展，如能源密集性产业的发展，却是以其他产业和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工业和私人企业的牺牲为代价的。石油财富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就的有限性，苏丹、伊拉克和也门的发展经验说明，石油财富并不会自动转换为高水平的经济社会繁荣、社会稳定和人类发展目标。沙特等国的情况则表明，油气工业的发展并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或降低阿拉伯世界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缓和社会矛盾。

阿拉伯国家以能源为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资源导向增长的“经典困境”，理论上，不少学者将其称为“资源诅咒”或“荷兰病”。尽管阿拉伯国家资源导向增长的模式并非完全符合“资源诅咒”的理论和经验实际，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社会相对稳定，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挑战仍然是巨大和长期的。自2010年突尼斯动乱以来，“阿拉伯之春”已经持续发酵了三年多，仍未看得到结束的迹象。受此动荡影响，中东北非地区国家社会支出增加、能源价格改革延缓、能源上游投资和社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国家面临的挑战。展望未来，阿拉伯国家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发展多元化经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困难和挑战巨大，道路漫长。在此意义上，阿拉伯世界的社会稳定将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最终取决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Laura El-Katiri, Bassam Fattouh and Richard Mallinson, “The Arab Uprisings and MENA Political Instability: Implications for Oil & Gas Markets”, *OIES Paper*: MEP 8, March 2014. <http://www.oxfordenergy.org/?s=The+Arab+Uprisings+and+MENA+Political+Instability%3A+Implications+for+Oil+%26+Gas+Markets%2C>.

# The Challenges of Energy Industry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WU Lei & YANG Zeyu

( Wu Lei, Dean an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Yunnan University; Yang Zeyu, Lecturer with the same affiliation as Prof. Wu )

**Abstract** Energy resourc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erative role in moving and shaping the uniqu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Arab world. Yet, it is this resources-driven development model that has led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Arab world to the classical dilemma where the economic structure suffers a low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being highly dependent on oil and gas resources. Rather than fundamentally overcoming the constraints on furthe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il wealth has failed to solve the 3 crucial issues of poverty, unemployment and social unfairness in the Arab world, which exposes the drawback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indicates social crises lying ahead. The explicit demand by the Arab Spring Movement for inclusive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energy-led development model in oil-rich Arab countries. This model, if not properly modified, will not be able to sustain the energy-consuming model in the Arab world, nor will it be able to sustai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Achieving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s a long-running process that depends on the level of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Arab Spring; Energy and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 Resources Curse; Social Stability

( 责任编辑 潜旭明 )